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九龍如意劍

(下) 歐陽云田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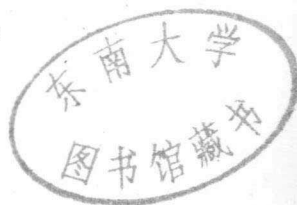
欧阳云田 著

I247.48
01
3



ZL140027

九龍如意劍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(下)

0868

九龙如意剑

欧阳云田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1/32 14.625印张 300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

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 定价：9.00元

ISBN 7-80505-678-1/I·617

（全两册）

第十四回

用心计意在发难 思对策应付周旋

比武场。

擂台上打斗十分激烈。

山东叶家庄五弟子刘金全与谷楼家动手过招有五六个回合，刘金全突然发现谷楼家露出了败象，他好不高兴！乘机纵身向前，狠狠推出一掌，掌风呼呼有声向谷楼家胸膛击去。谷楼家闪身，轻轻躲过。没想到他用力猛，将招用老，谷楼家翻转身形，顺势劈出一掌，正击中刘金全后背，不过虽然掌劈在后背上，但掌力并不重，只觉一股冲力把他冲得踉踉跄跄向前跑出五六步，脚跟尚未站稳，只觉屁股上又挨了一脚，他的身形在空中打了个跟斗翻下台去，一场虚惊，未受重伤。

接着，杂牌军里又闪出一人。他嘴里秽言污语谩骂着谷楼家，一纵身上了擂台。

敢于当面轻蔑地辱骂谷楼家的，只此一人，谷楼家对他，

当然也就不像对待其他人那么客气了。只见谷楼家满脸杀气站在那里，却一声不吭，既没要他通名，也没要他报姓，只在那里双臂深垂，默默无语，二目圆睁，盯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。

这个浑小子身形刚一站定，抡起明晃晃的鬼头刀，恶狠狠照谷楼家砍去。谷楼家既没躲闪，也没有以兵刃还手，只是左手轻轻一晃，飞起一脚，将那人像个皮球似的踢了出去。他的身形在空中翻了几个跟斗，刀人分手，只听“当”，“啪叽”两声响，刀落一旁，人摔到硬地上，五内出血，一命呜呼！

谷楼家此次设擂，原不打算开杀戒，比武较技，点到为止，只把打擂的人赶下台即可。没想到来了这么个满嘴喷臭的浑小子，一怒之下便要了他的性命。见他死在地上，谷楼家冷笑一声说：

“出言不逊者戒！”

叶顿多见鬼头刀弟子被杀，知道谷楼家开了杀戒，他不待别的人请命，他脚尖轻轻一点，那五大三粗、像个大酒缸似的身形向擂台射去。

谷楼家严阵以待。但既无举动，也没吱声，只是那么望着叶顿多。叶顿多站在他的对面，恶狠狠地责备道：

“谷大侠，你欺人太甚！”

“我怎么欺人了？”谷楼家依然不慌不忙地说，“我设擂，并没有指名道姓邀谁打擂。既然谁敢上擂寻衅，咱谷某自然奉陪了。一个立擂；一个打擂；一个站在原地等待，一个跳上台来进招，到底谁为欺？谁为被欺？这不是明摆着吗！叶庄主你怎说反话呢？”

“我说反话？哼，像你这种人也该教训教训了，否则，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！”

“这话应该由我说，绝不应该由你说！”

“你？我问你：咱们这在干什么？”

“这还不是明摆着嘛！我设擂台，等人打擂！”

“好，我再问你：我来打擂，倘若本庄主败在你的手下，咱们没说的，我起来就走；如果要是本庄主战胜你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我也是没说的，我拍拍屁股拿腿就走，有生之年再不踏入苏家庄来！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你要是真的是胜利者，你将在大会上获得苏老掌门两部宝书，并取代苏大钧而为苏家庄的掌门人！”

“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！我问你：你刚才讲得这些条件，苏大钧都会答应吗？”

谷楼家一愣怔，似懂又似不懂。他说：

“我说的这些条件，不都是你们两家协议书上订的条款吗？为什么不能兑现！”

叶顿多哈哈一阵大笑：

“非也非也！你说的这些条件都办不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叶顿多像在开导谷楼家，他耐着性子说：

“我们两家比武的时候，观摩台上有裁决人，有主持人，并由主持人暂保存《武学秘笈》和《铁腿神剑录》两部宝书，现在我问你：大会的主持人在哪里？他手中的奖品又在哪儿？”

谷楼家一阵茫然，他往台下左右两侧看了看，见坐在两排

桌后高背椅上的各门各派代表和裁决人中，并没有谁的面前置放两部宝书，也看不出谁是主持人。这不能不使他深感惊讶，疑惑，于是他向苏家庄营垒中喊话。

在叶顿多跳上比武台的时候，苏大钧特别注意观察其举止言行。并有三弟子湛彦和匍匐地上，侧耳倾听，及时报告敌情。所以叶顿多到台上和谷楼家的一席话，苏大钧及时听到了。苏大钧听到谷楼家喊话，趋至前来，已作好了应急准备。但他想，稳住谷楼家，使谷楼家的矛头不要转向自己，要让傲慢、猖狂的叶顿多引火烧身，让他们两家鱼蚌相争，而自己介入。既然谷楼家呼唤，不得不趋前听候。只见谷楼家在台上一拱手问道：

“苏老掌门，很对不起，让你回答敝人的问话了！”

谷楼家一上来便以礼相见，苏大钧当然也不会失礼，授人以柄，站在台下醒目的位置，抱拳还礼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：

“谷大侠，苏某恭候指教！”

谷楼家又望了叶顿多一眼，说道：

“叶庄主上的台来，向我提了个只有苏老掌门才能回答的问题！”

苏大钧明知故问，说：

“苏某不知，请谷大侠赐教！”

谷楼家笑一笑说：

“在下借贵府比武设擂，叶庄主前来打擂。他说：如果他败在我的手下，拍拍屁股就走人；我呢？也一样，如果败在他的手下，立即走人，并从此再不踏进苏家庄一步。可是他又说了：如果他打败了我——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——他要我以你的

两部宝书作为奖赏，且要取代你而为苏家庄掌门人。苏老掌门，你说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他吗？”

苏大钧毫不犹豫地说：

“完全可以答复他！并且当场兑现！”

谷楼家哈哈一笑，向苏大钧点头致谢，转脸向叶顿多问道：

“叶庄主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”

“听我倒听明白了，可是，”他又向台下左右观摩席上看了一眼，而后说，“主持人呢？主持人哪去了？”

未等谷楼家吭声，苏大钧接上说：

“主持人昨天夜里是失踪了，但他的失踪并不影响比武正常！何况我苏某已派人寻找去了！”

叶顿多神秘地干笑一下说：

“你找不找回来主持人，没什么关系，只要把宝书亮出来就可继续比武！怕你老兄拿不出来吧！嗯？”

叶顿多说罢，一阵得意的、幸灾乐祸的大笑，而后说：

“我早看出你是舍不得的！”

苏大钧一字一句说道：

“我不是舍不得往外拿，按理说我是应该往外拿！”

“呀哈？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叶顿多挑唆谷楼家，他向苏大钧提出疑问，又转脸望谷楼家一眼，挑逗他发话。

谷楼家也真被他挑的动了心，问道：

“苏老掌门，你是说？”

苏大钧接上说道：

“谷大侠，你也许知道：我们苏家庄比武，原属于内部弟子们之间比武较技，在比武中，我看哪一位夺得魁首，我便把两部宝书授予他，并确定他为掌门继承人。不想在比武过程中，山东叶家庄叶庄主率众而来，从中硬插一杠子。不过，我苏某忍之自安，答应同他比武，并由双方协商，达成七项条款。其中一条是：苏家庄输了，情愿以两部宝书相赠，苏家庄移主，由他叶顿多作掌门，并把四省盟主之职，一并转让。他们要是败在我们手下，正像他们所说：再不踏进苏家庄一步。

“可是，我们两家刚进行不到一天时间，你谷大侠又来了，你公开宣称，我们双方不再比武了，你要在比武场设擂台，作擂主，当时我也答应了你的要求。按理说，谷大侠你设擂，赢了应该获得什么好处，输了应该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应该事先商量妥当；可是你没有那么做，你只想到打败天下无敌手，不曾想有些人并不服软、不买你的帐，而是一心一意打败你，打倒你的擂，他要作擂主，所以这才有了关于你谷大侠若要输了怎么办的争执！是不是这个道理？”

谷楼家当然已听出苏大钧话中所指，他点点头，说道：

“就是这个理儿，苏老掌门，叶庄主既然要你当众出示两部宝书，你就拿出来让他看看，两部宝书会不会到了他的手，这要问问我的手掌、两指答应不答应了！”

苏大钧点点头说：

“谷大侠，苏某非常相信你的话，按理我应遵嘱公开出示两部宝书，不能再有任何不必要的顾忌了，可是，昨天夜里主持人突然失踪，两部宝书由他暂为保存，所以至今苏某也不知道宝书在什么地方！”

未等谷楼家说话，叶顿多哈哈一阵狂笑，说道：

“苏掌门，我看你还是不要演戏了，你说昨天夜里主持人突然失踪，两部宝书也同时失落了，谁会相信？天下各大门派，众武林中第一流高手，都云聚于苏家庄，昨天和今日谁都没有离开过这里，都不会暗中做手脚，一个燕京镖局的出类拔萃的镖头主持人，谁能轻易把他劫持走？要绑架这样一位武功高强的人，难道就没有任何响动吗？苏掌门，大家可不是些三五岁的孩子，那么听信你编造的故事！”

苏大钧一脸正气，严肃地说道：

“叶庄主，请你放尊重些，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以免伤了大家的和气！”

叶顿多自鸣得意地说：

“我已看出，你是觉察到这次比武对你们苏家庄极为不利，你不愿意把两部宝书拱手送给别人，所以才有主持人失踪、宝书失落之说，你说是呀不是？”

“叶庄主，有没有宝书并不耽误我们比试，”谷楼家未等苏大钧发话，插嘴向叶顿多挑战说，“在下等你进招啦！”

谷楼家拿了个封闭式，等待叶顿多进招，叶顿多摇摇头说：

“不，苏掌门不拿出两部书，本庄主谁都不给你们比试！”

“叶庄主，难道你就是冲着两部书才来比武的吗？”谷楼家责问道，“人家拿不出有拿不出的理由，总不能强制人家去办那些办不到的事情吧！”

“怎么办不到？”叶顿多反问道，“让他拿出来不就得了！”

谷楼家也有些着急了，说道：

“人家不是已经告诉我们，宝书昨天夜里失落了？”

“他们没有宝书就等于不战自败了！当然，他们不战自败，也就等于我们不战自胜了！”

“叶老前辈，那么如果我们有了宝书是不是就等于不战，而我们就胜过你们了呢？”

苏春影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！

其实，在谷楼家高声呼唤苏大钧的时候，苏春影已来到了苏家庄众弟子之中。待苏大钧与叶顿多、谷楼家之间对话的时候，苏春影通过三师兄谌彦和“伏地测音”，随时了解到彼此之间谈话内容。等到叶顿多以没有宝书不与谷楼家比试而逼迫父亲苏大钧的时候，她一个闪身，迅捷来到他们面前，并插上一嘴责问叶顿多。

叶顿多见苏春影突然现身露形，责问自己，他一时吃不透苏春影的葫芦里究竟装得什么药，他不敢贸然回答是，或者不是。有顷，他试探着说道：

“姑娘，你要知道宝书的下落，不妨找出来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？”

苏春影左手往背后一抄，手里拿出两部宝书《武学秘笈》和《铁腿神剑录》，出示给叶顿多和谷楼家看。

叶顿多看清楚了两部宝书，仰面一阵哈哈大笑，而后向台下的苏大钧说道：

“苏掌门，在下没说错吧？我说宝书是你藏起来的，你否认；怎么样，这不是在你女儿手里吗？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苏春影突然跃至擂台上，并亮出宝书，不光出乎叶顿多、谷楼家的意外，连苏大钧也没有料想到。他看着女儿亮出的两

本书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叶顿多乘机进行讽刺、挖苦使他有口难张。其实叶顿多已感美梦破灭，甚为纳闷。

苏春影听了叶顿多对父亲的讽刺、挖苦，心里很难过，她回手将两部宝书掷给台下的父亲，她的内气充足，手劲巧，掷出去的书，像驾了云，飘飘悠悠向苏大钧驶去。她向叶顿多一抱拳说道：

“叶老前辈，书在我手里，父亲并不知道。我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向你解释清楚的。你不是说有了宝书才可比试吗？来吧，晚辈我这里等待你赐招了！”

“不，影儿，你听我说，”苏大钧一闪身纵上擂台，站在女儿对面说，“如今已不是我们苏家庄与叶庄主双方比武了。现在是谷大侠摆擂台，叶庄主在打擂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的！”叶顿多急忙插嘴否认说，“谷大侠摆擂不假，但是打擂嘛，并非我们一方的事儿，也有你们的份儿！”

叶顿多言下之意是：还想让我们两方斗，双方争，你在一旁观看，坐收渔人之利？我们才不傻呢！叶顿多望着苏大钧手中宝书出神。

苏大钧面向叶顿多，驳斥他说：

“不对，你说的也不对！”

“怎么不对？难道只有我们一方打擂就对了？”叶顿多表面发怒，正是掩饰心里虚弱。

“不，不不！”苏大钧说，“摆擂是谷大侠一人，打擂却不止你我两方，我看各门各派都可以打嘛，哪有规定只许叶顿多和苏大钧两家打？你们一方首先上台打擂，并没有人邀请吧？这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……”

“对，苏老掌门言之有理！”谷楼家说，“叶庄主，你刚才不是说拿不出宝书你不比试，现在拿出了宝书，总可以比试了吧？来，在下等你赐招啦！”谷楼家微微一晃身形，算是作了迎招准备。但是叶顿多仍没有动手过招迹象，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没动。他很憋气，很生气，又感到晦气。原想利用苏家庄的比武会“主持人失踪，宝书失落”之机，向苏大钧发难，改变“渔蚌相争”的局面，不能让他苏大钧坐收渔人之利。谁能想到，偷鸡不成，反倒蚀把米，怎不令人失望、沮丧、而又悔恨？

谷楼家看出叶顿多有意给苏大钧出难题，想要苏家庄出丑、丢脸，他却没看出叶顿多想改变自己不利处境。他见叶顿多只喘粗气不答腔，又追问道：

“叶庄主，在下恭候了，等待你赐招了！”

叶顿多满脸怒容，盯视着谷楼家说：

“谷大侠，你这当真是反目为仇。小五的（指刚才毙命的那位）就说对你出言不逊，可是几年来对你叔叔长叔叔短，是你的晚辈，你怎忍心对他下毒手！”

谷楼家哼哼冷笑一声，说道：

“在下原本没打算杀他，是他硬往我的杀招上撞，这也是咎由自取吧！”

“你别以为我们怕了你，你无情也怪不得我无义，接招！”叶顿多说罢，蹲了个跨马步，徐徐伸出左掌，右掌从左掌下穿过，一伸即收，再次迅捷探出，掌风呼呼，便向谷楼家胸口劈来。

谷楼家一个闪身躲过。

苏大钧与女儿对望一眼，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两人分别向

谷、叶二人抱拳告辞，跳下擂台。

这时，叶顿多欺身，双手一错，又主动向谷楼家挥掌劈去。

谷楼家正待躲闪，只听得背后风声微动，情知有人从背后偷袭，他不愿意让那些不明真相的杂牌军同时和自己动手过招，左足一点，轻飘飘向左侧跃出丈许，果然两个老和尚伸出的两条腿，都踹了个空。

瞬间，已形成三敌一的局面。

谷楼家对这两个武僧并不陌生，他们都是拓山寺的僧人，一个是萨了德，一个是萨了智，是要好的师兄弟。二萨见他如此轻易避开，脸上均现惊异之色。萨了德骂道：

“姓谷的，你武功虽强，却又怎的？你想背叛了叶庄主，便可在武林称王称霸了？没门！”

“住嘴！”谷楼家愤怒地喝住萨了德说，“想称王称霸的不是谷某，而是那些附权趋势，助纣为虐之徒！”

萨了智插嘴接上说：

“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虽作不到惩恶扬善，也要匡扶正义！”

“亏你们也有脸说什么惩恶扬善，匡扶正义！我问你们，”谷楼家说道，“强抢有夫之妇苏三玉堂春也是惩恶扬善吗？滥杀无辜也是匡扶正义吗？人家苏家庄内部弟子们比武较技，你们硬插一杠子，要与人家比武夺魁，难道也是武林侠客所为吗？像你们这些不仁不义，行此大逆之事，还有何面目自鸣得意，出言讽刺别人？！”

萨了德和萨了智被问得哑口无言。僵持之间，又有四个人跃上擂台，分别侍立叶顿多左右。这四个人是关家庄庄主关博

廖、弟子屠劳仁；刘府化过装的护院教师大老高；拓山庵老尼（萨了德的姘头）人称“一点黑”。对面七人对谷楼家形成合围之势。

谷楼家面对众敌并不恐慌和畏惧，只有满腔怒火，一脸杀气。纵目察视，这些人倒有一大半相识，知道都是叶顿多依仗的骨干力量，是他手下的精锐。他突然大笑一声，其声音如打雷，震得众对手耳膜嗡嗡响，心惊肉跳。有哪个不知道谷楼家的厉害！

只听谷楼家说道：

“叶庄主，看来你们不是来打擂，而是依仗人多势众，来围攻在下啦？”

叶顿多冷笑着说：

“或许是吧！”

“难道你们不讲武林公德啦？”

叶顿多冷若冰霜地说：

“谷楼家，对你这背叛本庄主，反目为仇的人，还讲什么武林公德！是你破坏了本庄主计划，我要你以血来偿还！我们已经商量的围捕的计划，要将你碎尸万段？祭我叶家庄蒙受的损伤。你是自行了断？还是让大伙动手？”

谷楼家又是一声焦雷般的大笑：

“来吧，在下恭候多时了。我看不是鱼死便是网破，奉劝叶庄主还是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吧！”他依然双臂深垂，泰然自若。

叶顿多右手一摆，众人齐声呐喊，纷纷亮出兵刃。长刀短剑，斧头软鞭，跟着又见台下不远处的杂牌军里呐喊声大作，众人手持兵器跃跃欲试。

谷楼家虽说见过不少大阵势，但往常都是率领叶家庄众弟子与人对敌，己方总也是人多势众，从不像这一次孤身陷入重围。众对手目光睽睽，严阵以待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谷楼家虽说从容不迫，内心里也不得不想对付这局面的有效办法。

已经回到师兄弟之中的苏春影，突然发现擂台上现显出二萨的身形，扭头对韩春娟说：

“师妹，你看见了吗？那两个老和尚？”

韩春娟已看见了二萨，因为吃不准他们是不是苏春影说的那两个武僧，正在思忖，见苏春影问她，她反问道：

“这两个老和尚是不是就是你说的拓山寺那两个人？”

“正是此二人！”苏春影思索着说，“昨天夜里才作案，今日上午又出现在擂台上，可能不可能？”

“可能，完全有可能！别说他们都会轻功，行动迅捷，即便行动不快，这大半天时间，什么也会办完的。”常耳拖听到两位女侠师妹在谈论二萨之事，接上说道，“干这些劫持、绑架、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是他们拓山寺妖僧们的拿手戏。苏三不就是二萨从拓山庵暗暗抢走的嘛！”

韩春娟分析着说：

“二萨这么早出现，说明他们没有把四表兄掳那么远，说不准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藏着！”

“有道理。他们从四表兄手上没拿到他们想要的两部宝书，不甘心，才会有人质给我们来信的事！二萨的出现似乎在想观察我们的动静？”

“管他呢，师妹，我看乘他们围攻谷楼家之机，我们上擂台作谷楼家援手，能打败杂牌军更好，即便一时打不败他们，也

要设法把二萨逮来一个，我们手上有了他们的人，不怕他们不放出王镖头。”常耳拖说着望望韩春娟，又望望苏春影，问道：“你们看行不行？”

“常师兄，要照你说的办，不就打破刚才咱们在回来路上商量的计划了？”韩春娟表示不赞成，说，“况且，咱们了解的情况尚未给苏老掌门说……”

苏春影接上说：

“更重要的是，谷楼家的态度，他立擂的真实意图咱们并不了解，如果他要也像叶顿多一样，抱着吞并我们苏家庄、称霸武林的狼子野心，那我们不就上当了？”

没等常耳拖回答，达格博插言说道：

“照师父讲的，咱们权且坐山观虎斗！”

常耳拖醒悟地说：

“让他们双方鱼蚌相争？”

苏春影接上说：

“我们要当渔翁！”

此时，嘈杂喧闹的比武场上突然平静下来，众人都把视线投向擂台。擂台上，约有三十多名杂牌军把谷楼家孤身一人围在中央，但双方都尚未动手过招。

刘府护院教师大老高神奇地往前凑了三步，离谷楼家更近，说道：

“姓谷的，想不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？那日穿林官道上你突然反叛，几乎让你断送了我辛某的前程！”言语之中，颇为无礼。

谷楼家仍不动声色，说道：“看来给你一次教训，你仍然木